

探访私塾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 章秀平

路的尽头,是一栋别墅,三开间,四层高,院子里是自由生长的杂草。我们从后门进入,经过厨房和餐厅,直到走廊,看屋里的装饰,和普通人家没什么两样。

这是一家读经的学堂。
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是普通会议室的摆设,朝西墙上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两行对联:“与经典为伴,和圣贤同行”。据说,教师每天早上带领学生在这里行叩拜之礼。

三楼是教室,一张教师桌,六张学生桌,每张桌上摆一个小架子,上有一本十六开大小的经书。没有黑板,没有多媒体设备,貌似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教室里只有三个学生。两个男孩,十一二岁的样子;一个女孩,略高一些,大约十五六岁。因为是周日,其他学生回家了。

这三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挺直了背,嘴里念念有词。见我们进来,只是抬了抬眼皮,眼光便继续落到眼前的经书上,时不时翻一下书页。让我联想到村里老太太捏着珠串念佛的样子。

教师是一位中年男人,一身紫红唐装,粗黑,微胖,站起身来,向我们鞠躬行礼。

我绕到女生身边,只见桌角有一叠书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老子》《庄子》……繁体,带拼音,无注释,无插画。“这些都是你要读的书吗?”我问。

女孩微转身,看看我,点点头。
教师介绍,这里的学生不用学习拼音,也不用专门识字。他们认为熟读成诵,这些字自然都认识了。不像正规的小学,字要一个一个地认。

“全部都要背下来吗?”
“是的,不是一段一段地背,是整本书一口气背下来。”教师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背完一本要多久啊?”
“每个人的进度不一样。一本书会背了,就用视频录像,通过考核,接着背下一本。

居然还有这样的学习方式。
“除了背诵,还有其他的学习方式吗?”这是一个与我原先经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既担心表达是不是准确,还担心会不会冒犯某种未知的禁忌。

“是的,是学生自己背诵。”教师一脸严肃。
“你们还有其他课程吗?比如说理科类的……”我很疑惑。在这个每天都有新窗户被开启的世界里,只给学生一间封闭的老屋子?

“是的,其他都不需要。”教师很自信,“只有在年少的时候,肚子里存下的几本经书,打下底子,其他都没有问题。小学初中的那些理科知识是很容易的,用一两年补一补就可以了。”

我俯下身,问女孩:“来这里几年了?”
女孩停下吟诵,沉吟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四年了吧。”
“你原先在哪里读书?”

女孩抬头看看天花板,好像在寻找遥远的记忆。“原先是在南浦,后来在白鹿读了一年。五年级读完就到这里。”

“是你自己要来的吗?”
“不是,我爸妈送我来的。”女孩双手一摊,“我也没得选。”
“每天除了诵读,还有其他课吗?比如说音体美什么的。”

女孩摇摇头。
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一件大事啊,我心里想,努力搜索着最合适的词语:“妈妈送你来,没有跟你说理由吗?”

女孩抿着嘴想了一会儿:“我妈妈说在这里可以培养我的自学能力。只要有了自学能力,将来学什么都很方便了。”

“你的小学同学现在应该念初三,准备中考了吧?”我推算着学生的年级,链接外面的那个世界。
女孩点点头。

“跟他们有联系吗?”
“周末……有几个同学还联系的。”

我不知道这两个世界的孩子会交流些什么,这里几乎是在古代一样,几个伙伴、几本古书、三两教师,目之所及是四面白墙,以及白墙外无垠的田野。五年、十年之后,这些孩子蓬勃的年华还能与外面的世界顺畅链接吗?

“你喜欢这里吗?”
“还……好吧。”女孩迟疑着。

“我的意思是,与以前的学校生活相比。”
“那……学校里要好玩一些,有很多同学。”
“打算往哪里升学呢?”

“不知道。”
“你将来想要做什么想过吗?”
我希望听到学生的梦想,哪怕像天方夜谭一般不着边际。

“不知道。”她的眼角微微向下。
“学习也要为将来做准备啊。”我继续引导着。
女孩抿着嘴,青瓷一般光洁的脸上泛起一丝羞怯的歉意,微微地,暗哑地:“我父母都是经商的,我想我将来也会经商吧。”

我随手翻看她面前的经书,“这些书里的意思你懂吗?”
她很确定地摇摇头。
“会背了之后呢?”

女孩还是摇头,很坚决。
“全都不懂?”我提高了语调,难以抑制的惊讶,甚至是——愤怒。

女孩一笑:“不懂。”
“几年前背过的书,你还记得吗?”
“一口气背不下来的,有时我们在聊天,听别人说起某一段,我要是不知道会很紧张,就赶紧再复习。”

原来这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还是读经、背经,时不时炫耀一下同伴已然忘却的片段。每一个被背书困扰的学生,都有共同的经历。我想起女儿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每晚我都会抽时间与女儿一起诵读《论语》,日积月累,近一年时间后基本能背诵了。虽囫圇吞枣,仍笃信某些专家大师们宣扬的“总有一天会反刍”之效。

然而,并没有。女儿现在上高中了,语文课要求学《论语》,也没有比小时候轻松多少。

教室外,晾衣架上长长短短、花花绿绿的衣物,飘在夏日的轻风里。

青春作伴

□项勇义

因为《中学生天地》关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次专题策划,更因为年轻编辑们的约稿和催促,我在天命之年又重拾了中学时代的青春记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往事。在我的平淡人生中,也算是一抹亮色。

—
还是从读书说起。那时作为家在农村的中学生,除了学校分发的教科书,少有别的书籍可读。书越是难求,阅读的愿望越强烈。

县城新华书店里的书不多,都放在玻璃柜里,一册书动辄几毛钱,买不起,只能隔着玻璃饱饱眼福。新华书店门口摆了一个有连环画的书摊,一两分钱可以读一册连环画。我空闲时常常步行十几里地去县城,在书摊边的小凳子上坐半天,一口气看一叠连环画,直到摸摸口袋已无余钱,才恋恋不舍地起身。

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48册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差不多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被读完的。为了读连环画,得积一些零钱,我常常摸螺蛳、剪柳枝、捡零碎到市场或供销社换钱。

初中时,有个同村的同学,他拿他家的图书与我分享,使得我有机会读到了完整的四大名著等经典作品。书中的人物、故事,至今还耳熟能详。

二
学业之余,我还要承担田间劳动,那种劳动不是用来体验的,而是以挣工分为目标的劳动。

初中的一个暑假,我第一次被生产队允许参加收割水稻,并获取工分。记得自己当时很羞涩,镰刀藏在身后,不敢走向都是成年人的劳动群体中。是生产队长给了我温暖的鼓励。

我们把一堆一堆猪粪泥均匀地分施在待耕的水田里,一天干下来,手上都是异味,洗都洗不掉。

高中那会儿,已经实施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俗地说就是分田到户。作为长子,参加暑期“双夏”劳动的任务也就更重了。割稻、插秧、挑担,起早摸黑、蚊叮虫咬、日晒雨淋,短短的10多天时间便经历炼狱般。因为挑担,肩膀被反复磨破,留下道道血痕。暑假结束,人自然也被晒得黝黑。

三
上课铃响10多分钟后,挽着两个裤管的教师匆匆赶到了。他说对不起,迟到了,中午到附近的皂李湖捕鱼虾去了,引来哄堂大笑。

初中时的这节英语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时中考英语还只计50%的分数,在农村初中得不到重视。教师也是一位可爱的代课教师。但还算幸运,我是少数几个英语考试能合格的学生之一。

我读初中,没有倾注勤奋,只靠了几分天分,成绩马马虎虎,只是知识的链条没有脱节而已。当时也很希望能考取中专,但成绩有很大的差距,只考上了一所普通的高中——上虞丰惠中学。

因为家中拮据,父母经济负担重,加之不上不下的成绩,父母动了让我辍学、早点挣钱补贴家用的念头。我在心底里还是希望能继续上学的,但深知父母的不易,不想违拗了他们的想法,所以只能闷闷不乐。

那个时候,考大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村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考上大学了。尽管如此,母亲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做出了“你能读到什么时候,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的艰难抉择。就这样我获得了读高中的机会。我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懂事了,也暗暗地下了决心——好好读书。

四
按中考成绩编班,我只够勉强被编入高一(1)班这个重点班。我努力了两个月之后,期中考试成绩已经在班级中名列前茅了。

相比劳动的艰辛,读书对我而言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当然,我也面临过挫折。初中时,物理是我的优势学科,曾在全县的物理竞赛中获过奖。因各种原因,高中物理成绩却一落千丈,甚至出现单元考试不及格的情况,这在我的学习历程中是从没有过的。因为物理的缘故,我最终选择了文科。

离开了弱勢科目之后,后续的学业就很顺利。我凭借班主任送我的一套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编写的学习辅导书,系统梳理了各门学科的知识。以此为依据,结合教师的课堂讲解,该记的记,该背的背,查漏补缺,逐一解决疑难。

学校背倚一座小山,与校园有小径相通。我经常独自在安静的山腰,在树下,以石为凳,有计划地背诵记忆各科要点。当然,那个时候的记忆力也特别给力,很多内容几次反复就烂熟于心。

各科教师经常油印大量的讲义和习题,要求我们完成。我很少按部就班地做题,而是把其中不会的、有疑难的解决掉,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比如学自然地理,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贯通于一张地图之上;学历史,则都在一条时间脉络之中。大家都说我读书用功,其实不然,我只是用巧而已。

用好在校的时间,按学校正常的作息安排学习,已经绰绰有余了,节假日依然参加生产劳动、做家务、玩耍和拥抱大自然。

五
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很少。像我这样中规中矩的学生,也难免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电影《人生》那会儿风靡一时,有次正好在丰惠镇电影院上映。不少学

生希望利用晚自修的时间偷偷溜出去一观。大家起哄,有人说,如果我敢去,他们也敢去。

那晚,我和一拨同学,未经教师批准,偷偷出去看了电影。结果,我为此被班主任要求作书面检讨。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一次书面检讨。

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书,就是广播和影视了。村子里家家户户装有线广播,每日早、中、晚3次以《东方红》旋律定时响起,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这也发挥了报时的功能。

有时,母亲和几个好友聚在一起,探讨些针线活,有人会带收音机来,听听越剧唱段和广播剧等,我也耳濡目染。

去县城的电影院看电影就比较少了,除了这场《人生》,印象中还去看过一次《少林寺》,此外都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赶场子看露天电影。

电视也是奢侈品,从黑白的到彩色的,村里只有少许经济条件好些的家庭买得起。谁家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那真是一个村的大新闻。开小店的邻居家里刚好有电视机,我也常常去看,邻居家挤满了人。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就是这样看的,那时正是暑假,白天紧张劳作,却心心念念地想着晚上的“射雕”。

六
1986年7月7日,我的高考开始了。考场就在丰惠中学教学楼,从寝室去考场,用不了几分钟。考前半小时,我和一位同学还在寝室里下军棋。

之前,有教师跟我讲,像你这样,一般的本科随便考考。那时的我,觉得能考上一所师范专科学校都心满意足了,所以真的很放松。

上午考完语文,校长问我考得怎么样,还问了作文是怎么写的。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我的文章应该是这样开头的——雷锋同志说:“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开放才能春色满园。”校长听了,很高兴,给了我嘉许。我平素有些局促的数学,也考得异常顺利。

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高考已经不在话下了。

高考结束,我带着行李回到村里。遇见我的人,都关切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都报以微笑,心中则是充满自信的。

双夏又开始了。7月27日的下午,头顶着烈日,脚趟发烫的田水,我和父母一起正在插秧杂交水稻。抬眼看到远处的渠道上有一位穿着白色上衣的人,推着自行车,正在向我招手喊话。从身影和声音里断定,这是我的一位同学。我想,这一定与我的高考有关,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立马抬腿向同学奔去。因为激动,还不时地从狭窄的田埂滑落到水田里。

刚到跟前,同学推了我一把:“你怎么可以考这么高呢?”他递给我一张白色的小纸片,上

面打印着我的名字、准考证号、各科的成绩和总分。640分的满分我考了550分。当年的文科重点线大概是520的样子,听老师说我在全省的文科考生中可以排到前几十位,其中语文学单科分数在上虞是最高的。这些我也没有去求证过。

一家人都高兴极了。等我送走了同学,平复了心情,母亲指一大片待种的水田,我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我知道,不用多久,我将会远行,将要作别脚下的这片土地。

七
8月中下旬,我收到了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装着薄薄一页通知书,还有两张印着珞珈山地址的行李签。在此之前,这封录取通知书已经在丰惠中学的传达室存放了10来天,同学看到后马上送到我家。

那时候,高考填报志愿缺乏资料和引导。我们是预估分数之后就填报志愿的,我的估计比较保守,实际分数起码比估分要多20分。当时也动过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的念头,但觉得有些冒险就打消了,虽然我的实际分数应该足够填报的。

就为了地理书上所言“九省通衢”这四个字,我就填报了武汉大学。至于选专业更是盲目,当时只觉得扛摄像机的电视记者,甚至农贸市场的管理员都很风光,所以填报的专业不是新闻就是工商管理,还有法律,印象中填报的第二志愿是华东政法学院。

就这样,我被武汉大学新闻系录取,这是我至今引以为骄傲的大学和专业。选择这条路,还是选择那条路,一切都是那样的偶然,但这似乎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一种依据内心召唤的安排。对我而言,考大学首先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也想为父母支撑不易的家尽一份心力,出于一种非常朴素的愿望,但朦朦胧胧之中,也有诗和远方的憧憬。

我的户籍农转非了,我来到了武汉这个陌生的大城市。办户口迁移手续之前,还需要把一年的口粮,好像是600多斤稻谷卖给粮站。600多斤粮食,装满了几个大麻袋,堆上了一辆手推车。父亲在前拉着,我在后推着,到丰惠镇粮站足足走了20里地。

邻村的一位初中同学,同年从春晖中学考上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第一次出远门,可以结伴而行,我们都特别高兴。就这样,我俩带了棉被等鼓鼓囊囊的行李,乘坐绿皮火车,从上虞站出发,经杭州、株洲等几次中转,前往武汉。

我,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农村学生,开启了一段两天一夜车程的全新旅程,也开启了人生的逐梦之旅。

(作者系浙江教育报刊社社长、副总编)

她竟用左手行队礼

□瑞安市潘岱小学 黄文墨

那年我新接手了一个班级——二(2)班。升旗仪式时,我像往常一样站在最后,学生们正齐刷刷地行队礼。突然,我发现队伍的尽头,有一个学生的姿势显得特别突兀——左手高高地举着。

等到升完旗,我带着点小疑惑和小生气,径直走了过去:“宇欣,敬礼礼是用右手的。”并让她敬一个给我看。当她慢悠悠地举起右手时,我才发现她的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都只有一半。

我当场就愣住了,心想自己刚才还好没有太大声。为了保护她,我没有再问下去。

家访时,我想慢慢地问个究竟,没想到她妈妈直接说起了这事儿。原来,宇欣四岁时,因为好奇,将一个土豆塞进切草机……悲剧就发生了。后来,她自学了用一种奇特的握笔法写字,还能熟练地拿刀切菜呢。

第二天,我私下问了几个乖巧的女生,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一年级时,班上几个男生经常嘲笑宇欣,甚至把她弄哭。

于是,在班会课上,我给学生讲了很多残疾人自立自强的故事,失去四肢的美国人胡哲令学生深有感触。我让学生们体验用宇欣的握笔法写字,要求是十分钟,很多学生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了。我推荐学生课后阅读《瑞奇的烦恼》《花格子大象艾玛》等绘本,这些故事讲的都是尊重身体缺陷、悦纳自己、善待他人。

我顺势表扬宇欣的字写得比大部分同学都好看,此后,学生逐渐表现出对宇欣的崇拜,而且这种崇拜与日俱增。
宇欣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在我

的鼓励下,她积极参加展会、啦啦操、汉服秀等各种活动,并且不介意展露她的半截手指。

五年级时,她再次受伤。一位插班生由于不知情,当面嘲笑宇欣。宇欣居然对他说:“这样多好啊,我还可以少剪几个指甲,节省点洗手液呢。”反而令那个插班生成了她的“小迷弟”。

苏格拉底曾说过:“一个人能否有成就,只看他是否具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两个条件。”我也相信,呵护每一朵花,最重要的是保护它的自尊,自尊才能给予它自信、自强。